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十七回 黑風吹折盛帥旗 紫雲護救燕王命

建文三年春三月，平安、盛庸合兵追逐，斬殺燕兵數萬，燕王星夜逃回北平。復了德州、真定諸處，王師大震，報捷至京。帝臨朝謂群臣曰：「耿炳文老將也而摧鋒，李景隆善用兵也而敗衄，盛庸素未知名，鐵鉉又是文儒，乃能連敗燕兵，知人固未易也。」命御史景清對曰：「誠如聖諭。臣請以北伐之事，專任鐵鉉，燕藩不足平也。」帝又詢之諸大臣，多舉盛庸。乃兩從其議，授鐵鉉為兵部尚書，專守濟南，扼住中路。封盛庸為歷城侯、平燕大將軍，總理北伐，從東路進兵。副將軍吳傑、平安，截其西路，為遙應之勢，共搗北平。

燕王聞了這個信息，心中憤鬱，即召道衍責之曰：「當日是你倡言用兵，今者債敗至此，尚有何說？」道衍曰：「我曾說過師行必克，但費兩日。兩『日』者『昌』字也，從此勢如破竹矣。」燕王又命金忠卜之。曰：「進則得天位，退則失土心。」

於是諸將吏皆願效死。燕王遂命丘福、譚淵為前鋒，朱能、張輔為第二隊，自統大兵合後，南向進發，與王師相遇於夾河。

燕王列陣於東北，盛庸結陣於西南。王見盛庸陣勢整齊，不能遽破，乃令諸將挑戰。譚淵出馬，罵：「殺不盡的敗將，快把頭來獻納！」王師陣上，一將出馬，有似執旗張使者模樣。但見：

面黑如漆，身穿獸吞肩烏油鐵鎧；發黝而紺，頭戴鳳垂翅墨繡銀盔。膀闊腰細，真稱皂羅袍；彪軀駢脅，堪馭烏騅馬。

手執兩股飛叉，蛟龍出海；背插一桿皂旗，雷電凌空。

此將姓張，從無名字，人呼為「張皂旗」，亦稱為「皂旗張」，每至攻城陷陣，常執皂旗當先，從此得名。他的飛叉兩股擲去，殺人百發百中，舞動起來，任是千軍萬馬近他不得，向為魏國公之部屬，差來助戰的。燕王素知其勇，一見皂旗出陣，便大驚曰：「此人是幾時到的？又添我患矣。」譚淵曰：「大王不要長他志氣，看小將擒之！」就挺槍躍馬，直取皂旗。戰勾二十回合，但見飛叉愈緊，槍法漸慢，譚淵霍地回走，早被皂旗一叉擲去，正中脖子，直透咽喉，死於馬下。淵部驍將董中峰大怒，舞刀來戰。莊得大叫曰：「張將軍看我斬此賊！」皂旗即撥馬回陣，讓莊得與燕將交鋒。不十合，斬中峰為兩段，燕軍大駭。朱能、張輔縱馬齊出，莊得力戰兩將，全無懼怯。

燕王贊道：「南朝有這樣好將，待我送他枝離翎箭兒。」挽弓颯的一聲，正中面頰，莊得負痛跑回，馬蹄忽蹶仆地，被朱能趕上一槍搠死。大家鳴金斂兵還營。

燕王謂將士曰：「要敗南師，先執皂旗。爾等與皂旗交戰，務須佯敗，誘之穿營而走。若是別人，不敢來追，皂旗膽大包身，必然追入，我伏伴馬索擒之，不怕他鑽下地去。若有後應之人，俟其殺人，營中四圍亂射，不怕他飛上天去。」佈置已定。

詰旦，朱能出馬，大罵：「皂旗殺才，我今日生擒汝來，剗取心肝以祭譚將軍！」皂旗性極焦燥，飛出陣來，舞叉直奔朱能。能略戰數合，即向左營側首而走。皂旗不捨，放馬追入。

能回身再戰兩合，從後營逃去。皂旗再趕時，伏兵大喊一聲，幾條絆馬索亂扯起來，人馬並倒。皂旗一躍而起，輪動飛叉，立殺數人。眾軍士撓鉤槍刀，四面蜂擁攢刺，渾如雨點一般，皂旗便有三頭六臂，怎能擋抵？身負重傷，流血滿地而死。死後猶執皂旗挺然植立，燕軍莫不膽寒。

時盛庸聞燕營吶喊，問：「誰能往救皂旗將軍？」驍將楚智應聲而出，帶領壯士百人，殺向燕營。遙見皂旗揚起，只道被圍在內，大呼殺人，叫張將軍，卻全不動彈，方知已死。隨後返身殺出，燕軍四面合圍，萬弩齊發，智與將士百人，皆被射死。盛庸疾忙揮兵衝殺過去，燕王親自當先，率兵大戰。自辰至未，不分勝負。可煞作怪，忽東北上黑風大起，山谷震動，沙霧漲天，瓦礫夾擊。王師營在下風，被打得頭臉盡傷。盛元帥大旗，頓然一折兩段，那上半截旗桿，竟刮到九霄雲內直春下來，聲若山崩，地土裂開數丈，陷入好些人馬。燕兵乘風縱殺，皆用的火槍藥弩，王師眼都眯了，只辦得拋卸槍刀，棄了甲冑，亂竄逃命。被燕軍直追至滹沱河，斬殺不可勝數。盛庸連夜奔回德州。

燕王大勝，諸將皆稱賀。道衍進曰：「吳傑、平安尚未必知盛庸敗走，可令人報之，賺他出兵來救，只須如此如此，必中我計。」燕王曰：「正合朕意。」遂令人雜於逃難百姓之內，奔入真定，報云：「燕師雖勝，苦無糧草，今在各村堡擄掠，殺害我等良民。」吳傑信以為然，即點起軍馬，飛馳前往，意欲掩其不備。才到藁城，早望見燕軍列陣以待。吳傑大驚。平安曰：「雖然誤聽傳言，今日且與他決個死戰。」吳傑曰：「燕逆專好陷陣，待我排個陣勢，伏兵誘他，強如陣上爭待。」就暗傳號令，結下個四象方陣。燕王一看，笑謂諸將曰：「方陣四面受敵，我以精兵破其一隅，則其餘自潰。」隨命薛祿率領番騎攻其前，親率驍騎擊其後。吳傑伏下斬馬足的軍士，卻在陣前；伏的弓弩手，反在陣後。偏偏不湊巧。薛祿殺進陣去，砍倒戰馬，生擒下了。燕王殺進陣時，弓弩手圍住亂射，矢集於纛旗者有如猥刺，而燕王左右格殺，卒未嘗中一箭。平安暗自驚叱。可又作怪，刮喇喇狂風頓作，發屋拔樹，空中瓦石亂飛，如前日打盛庸軍無異。燕將朱能、丘福、馬雲、房寬、冀英等，逞著風威，並力殺進，王師大潰。薛祿被擒在陣，乘飛沙昏暗，掙斷繩索，奪了馬匹軍器，助著燕王從中殺出。吳傑、平安勢不能支，只得奪路而走，奔還真定，閉城堅守。當時諺云「神風三陣助燕王，多少王師頃刻亡」是也。

且說燕王連夜進兵攻打真定。道衍曰：「真定城堅難破，不若擊取大名府，彼四面無援，必然自困。」燕王遂引兵南行。

吳傑、平安加額曰：「我事濟矣。」即發兵斷北平餉道，掠取糧草。燕軍之轉餉者不敢進，而燕王頓兵大名，軍中乏糧，皆有怨意，怒謂道衍曰：「此乃爾之妙計！」道衍曰：「大王未之思耳。彼載我餉，我亦載彼餉，以彼餉為我餉，必是則我有餉而彼無餉也。」燕王喜曰：「好個和尚！」乃遣大將李遠、丘福、薛祿率輕騎六千，至濟寧谷亭，殺散守糧軍士，盡行劫之。又遣劉江、張武率兵潛往徐沛地方，放火燒了數千糧艘。

飛報入京，朝中大震。帝亟謀之廷臣，文淵閣博士方孝嗣對曰：「臣聞燕逆三子，最寵的高煦，隨從在外，每每傾陷世子。向有內監黃儼者，為高煦之心腹，反在世子高熾左右伺察動靜。臣請頒書於世子，許以王燕，令歸朝廷。再賈些財寶以啖黃儼，令其報與燕工，世子已經內附。則燕王必班師，而父子兄弟舉刃相加矣。」帝立命孝孺屬草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使燕。

先去投見黃儼，以明珠十粒、黃金十錠送上，曰：「當今所賜也。」儼曰：「臣無寸勞，何故厚賈？且目今正在用兵，易起嫌疑，亦不敢受。」安曰：「夜闌更靜，鬼神不知，何有嫌疑？朝廷之意，不過要汝報一信耳。此信一報，有利於公監，有功於國家，終身富貴，受用不盡，惟君裁之！」儼聽說有利於己，就問道「是何信？咱做得來，無有不做。」安曰：「明辰有封書送與世子，即煩差個的使，星夜到軍前報知燕王就是。」儼曰：「咱曉得了，這是做得來的。如此小事，難道朝廷差咱不得，要賜東西與咱麼？」張安請他收了，悄然別去。於次日黎明，去謁世子，將璽書呈上。世子手中接書，心內猜疑，料是反間之計，乃對安曰：「父在子不得自專，此書須送到父王軍前，即煩天使一行。」遂喚心腹衛士數員押著張安，星夜馳去。黃儼所差之人已先到半日，報燕王曰：「朝廷有書與世子，世子反矣。」燕王以問高煦。煦曰：「世子向者結交太孫，今有書至，造反無疑。」燕王俯首沉思，而衛士送安適至，並璽書一函，尚未啟封也。燕王折視，云：皇帝密諭燕世子高熾曰：爾父棣為孝康皇帝同產之弟，朕乃爾熾同太祖之兄也。高皇帝計慮久遠，遺詔不許奔喪。爾父棣已至淮安，佛然而返，遂萌不軌之念。不特藐朕衝齡，並視祖訓為弁髦矣。迨至勾軍練士，叛跡不彰，朕止削其護衛，逮其官屬，冀其幡然悔悟，庶可以全親親之義。乃竟悍焉不顧，擅執天子命臣而戮之，興師造反，攻陷城池，荼毒黎庶。爾父謂朝有奸臣，舉兵以清君側。夫爾父之所謂奸臣，乃朕之忠臣也。若欲爾父謂之日忠，則必舉社稷而奉之，斯為忠矣。朕之訓將士也，曰「毋使朕有殺叔父名」。爾父則反藉朕言，自謂莫可誰何，挺身行間，斬殺將士，屠滅六師。本應告之高廟，再申天討，姑念爾熾素性惇和，秉彝不泯，尤能干父之蠱，爰命世襲藩封，為屏為翰，以衛朝廷，

如帶如礪，永及苗裔。並赦爾父於不問，朕豈肯爵其子而殺其父，俾爾職受賣父之名哉！

高皇帝在天之靈，其鑒餘心。欽哉毋忽。

燕王看畢大怒曰：「嗟乎！幾殺吾子。」遂拔劍砍斷袍襟，誓曰：「吾當臨江一決，誓不反顧矣。」

遂部署諸將，命李遠、朱能為先鋒，由館陶渡河，進攻東阿、汶上、沛縣。正遇王師三千，運餉北上。燕將番騎指揮款台，領十二騎奮呼殺入，曰：「燕王大軍到了！」將卒皆驚走，糧餉盡為燕兵所得。威聲益震，州縣望風而降。燕王逕趨宿州。

時平安探知燕兵南下，聚集馬步三萬，從後躡來。燕王乃親率精銳八千，持三日糧，星夜走至淝河。先命朱能、丘福各領一千，伏於淝水岸旁林木中。又命王真、劉江：「各率騎士三百，束草於囊，若卷帛狀，載之馬上，前去迎敵，只要輸，不要贏，誘至淝水相近，將束囊沿路拋擲，彼士卒必來爭鬪，爾二人看伏兵齊發，回身復戰，務要殺他片甲不返。」王真、劉江遵令而行。早有平安前部丁良、朱彬率軍先至，見燕兵甚少，吶喊殺進。真、江二將佯作驚狀，且戰且走，看看誘至淝水，燕軍便撤了束囊，丟了旗槍，落荒奔逃。王師不合爭先搶拾，忽聞金鼓齊鳴，丘福、朱能統兵左右殺出，王真、劉江回馬奮戰，以一當十。丁良、朱彬皆沒於陣，王師被殲無遺。

次日平安兵到，與燕軍兩陣對圓。有新來番將火耳灰者，大喊道：「看小將立擒燕賊，獻於戲下！」遂舞動鐵蒺藜出馬。

怎生模樣：

頭戴鐵兜鍪，頂上撮犖尾紅纓一把；身披銀罩甲，腰間拴虎筋細帶一條。兩個眼圓若金鈴，依稀半綠半碧；一部鬚卷如鋼爪，蒙茸非赤非黃。鼻似波斯略小，顴如蒙古還高。手中鐵蒺藜，舞動處風馳雨驟；坐下鐵驪駒，跑開時電掣雲飛。向日威行寒外，今朝名播寰中。

原來火耳灰者，官居番騎指揮，向為河北總兵官趙清的前部，吳傑特地借來助戰的。燕王見了喝采道：「我若得此番將，便是王者無敵。」王真道：「待小將生擒他來。」挺槍飛出。交手不十合，但見王真腦漿直注，頭盔粉碎，兩腳掛於蹬間，被戰馬拖去。火耳灰者竟衝過陣，直取燕王。那邊快，這邊更快，胡騎指揮童信暗放一箭，早中馬眼。那馬直立起來，把火耳灰者掀翻於地，被燕兵生擒去了。火耳灰者部下番奴帖木兒，飛馬舞刀，陷陣來救。童信又發一矢，正中肩甲，亦被生擒。

平安見折了二將，斂兵而退，回到宿州屯紮。一面約會淮北總兵何福合擊燕軍，一面申奏朝廷，求京軍出助。時朝中徐魏公輝祖先已慮及燕兵日近，平安孤軍不能支持，請於建文帝，挑選京軍二萬，渡江而來。何福得了平安羽檄，亦已統兵星夜來會。

燕王聞報，籌度一番，便問火耳灰者何在，軍士如飛解至。

乃親釋其縛曰：「汝肯順我否？順則朕當倚汝為心膂，不順則當與帖木兒同送還平安部下。汝係英雄，朕豈肯加害哉！」火耳灰者見燕王大有度量，倒身下拜道：「願聽指使。」於是燕王拜為宿衛左將軍，又賜以酒曰：「目下徐輝祖將次到淮，汝可引五千精兵，向前截住，不要放他過來。待我破了何福、平安那時，別有號令。」火耳灰者率軍自去。燕王又諭將士曰：「我兵深入，利在速戰，而平安結連何福，為持久之計，必先斷其糧餉，然後可勝。」即命譚清、李遠領馬兵五千，南嚙淮河。

襲擊轉餉兵士，並燒載糧舟楫。乃親督鐵騎二千，精兵三萬，星夜退至小河，結營於河北岸，令鐵騎守定橋樑，背水列陣以待。

何福、平安大軍到時，見燕兵已經渡河，就列陣於河東南。

燕王策馬立於陣前，大呼：「何總兵，汝何苦受平安豎子之愚，統兵來此。」話猶未絕，何福舞刀驟馬，大喝：「燕賊，我來取汝祭刀！」燕陣上老將陳文應聲喝道：「潑賊，有我在！」挺槍敵住。戰才數合，福即敗走。陳文驟馬追來，手中槍只離著後心尺許，何福一閃，霍地扭過身來，手起刀落，斬陳文於馬下。伊弟陳武大怒，舉手中槍飛出陣來。平安道：「何將軍，看我擒他！」就舞稍接住。大戰二十餘合，武亦佯敗，用回馬槍翻身刺入。平安眼明手快，閃個過，接住槍桿，猛力一拖，陳武倒墜馬下，再加一稍，了卻性命。燕陣上李彬便飛馬直取平安，何福又舞刀接住。燕王回顧眾將，令速助陣，卻不道平安已舉稍飛到。燕王吃一大驚，措手不及，掣身從刺斜裡落荒而走。平安縱馬追上，奮稍直刺，才及乘馬後股，把燕王掀翻在地。忽有紫雲從地湧出，罩著燕王，雲內一神人執鞭擋住。燕將朱能、王騏、童信皆飛馬追來，大呼：「平安豎子，敢傷我主，拿你碎屍萬段！」平安急回馬敵住王騏，朱能與童信已將燕王救回。王師陣上都督陳暉乘此機會，疾揮大軍衝殺過去，個個勇氣百倍。李彬、王騏皆敗陣而逃，朱能等保著燕王，疾忙渡河先走。諸將士被王師圍住。隨從不及，大敗虧輸，止辦得各自逃命。又被王師逼將上來，爭橋不得濟者，大半溺於水中。平安、何福等奪橋而北，直殺得燕兵走投無路。幸大將張武與三子高煦領八千生力軍來救，平安方才斂兵還營。

燕王慰勞了諸將，下令堅壁固守。王師每日挑戰，裸體辱罵。高煦忿極，進曰：「兒願出陣，立斬平安。」燕王曰：「兒雖勇，平安不可輕敵。我只待譚清、李遠劫餉回兵，則彼救死不暇，又焉用戰？」忽報火耳灰者已被徐魏公殺敗逃回。燕王正在午膳，不覺失箸於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